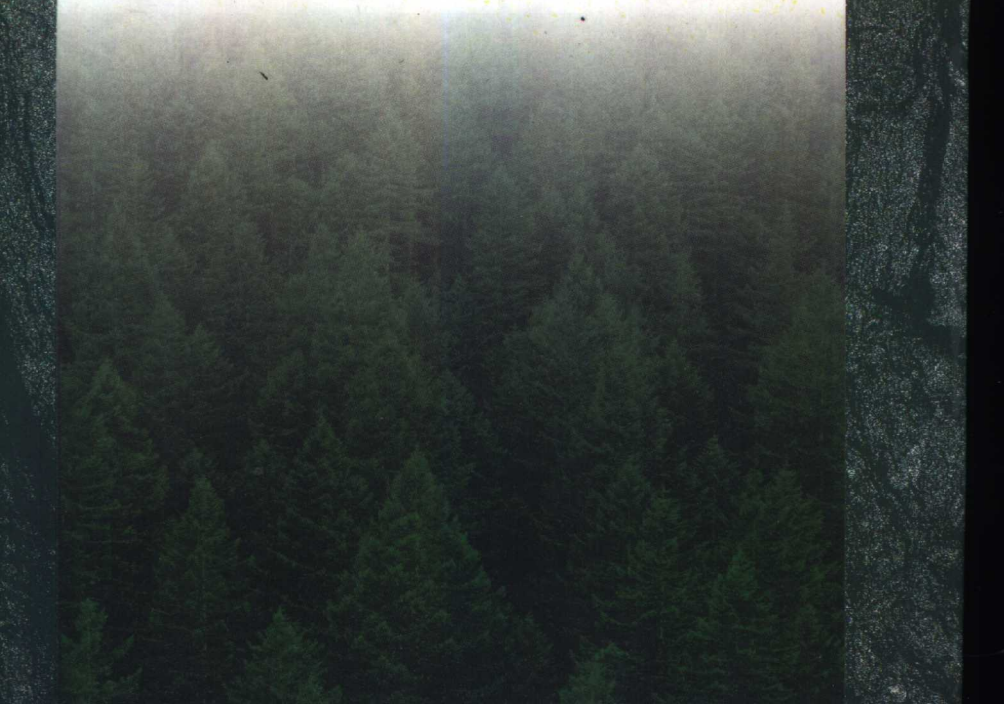

秦牧散文精华

文艺随笔卷

哲人的爱



秦牧散文精华

文艺随笔卷

哲人的爱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秦牧散文精华·哲人的爱·人文随笔/秦牧著. —北京:
作家出版社, 1996. 11

ISBN 7-5063-1100-3

I 秦… II. 秦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8958 号

秦牧散文精华·哲人的爱

作者 秦 牧

责任编辑: 李王英

装帧设计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 65005588 转

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 100026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博诚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 315 千

印张 13

插页 3

版次: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100-3/I·1088

定价: 1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徐敬

《森林水调》，是^在杨朔出版的第16个散文集，它和我过去的^{大量}集子一样，~~都是~~是广义的散文，即散文、杂文、时评、小品一类的东西。

这些作品，大概是从1989⁹，1990，1991三年的散文作品^中选编而成的。

十年动乱^{结束}，拨乱反正以来，我曾表示过要每年出一个散文集，接连有七八年，我却完成了计划。但是这一年，却是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写成的^的，一来是：年纪大了，精力放慢了速度。二来是：在这三年中间，我忙于^{教学}文学创作回忆录，即是一个接近20万字的中，颇很~~忙~~，不~~能~~了一般~~写~~散文^{此类}。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序.....	7
--------	---

一

脊梁颂	11
人格的力量	15
祖国之爱	18
网和剑	23
石壁树丛之歌	27
人和稗草的战争	33
三百六十行赞	39
赞巧手厨师	42
金帆船露出了桅尖	46
青史流芳究是谁	51
李时珍精神永放光辉	55
无名氏登山英雄	60
缺陷者的鲜花	64
哲人的爱	67

二

不 朽	70
复 杂	73
闭上一只眼睛的猫头鹰	78
蝴 蝶	82
病 家	86
论威风	89
小事情与大悲剧	92
谈“社会旋风”	98
漫话“四舍五入”现象	102
思索三毛之死	107
思想大道上的陷阱	113
在深渊旁边	117
一条龙变成一条虫	120

三

在“小世界语”的故乡	124
道德的报春花	136
人民大会堂买茶	139
莲花塔远眺	144
小火车的摇篮	151
铁铸的足印	154
姓氏的历史烙印	159
哀“八旗子弟”	164

漫谈鬼神观念的枷锁·····	172
一个叛教僧侣的叹息·····	176
低徊寻思话老年·····	179
豁 达·····	184
一份精美别致的讣告·····	188
“烙饼大不过烙它的锅”·····	194

四

死囚的一记耳光·····	197
说 狼·····	200
人和狼的搏斗·····	206
江湖捉鳖人·····	210
蒙地卡罗一老妇·····	214
鬣狗的风格·····	217
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·····	221
犬的飞升和马的枪决·····	229
贪婪生下的一群儿女·····	234
在虚假的事象面前·····	240
“含冤树”的枝枝桠桠·····	246
审巨恶·····	254
狗·猫·鼠·····	258
论老太婆挥刀斩贼·····	263
“人类有一个暴君·····”·····	266

五

私刑·人市·血的赏玩·····	270
人 肉·····	277
马 戏·····	280
宣 言·····	284
豪猪的哲学·····	286
《浮士德》小插曲 ·····	289
叭儿狗与仙人球·····	291
鬼魅一夕谈·····	294
野 兽·····	299
暴徒性质研究·····	304
闲话“双包案” ·····	307
伊索寓言今读·····	310
古酒杯二题·····	313
有这么一个国家·····	316
打破沙锅问到底·····	321
娼门之辱·····	323
运输机轶史·····	326
你们是灯塔·····	329
冬 果·····	333
谈死亡·····	336
寓言四则·····	340

六

火 种.....	345
伯乐与马.....	350
囚秦记.....	355
诗圣的晚餐.....	365
死 海.....	371
人肉店.....	378
罗马的奴隶.....	384
拿破仑的石像.....	389
壁 画.....	399
深夜，在绞刑架下.....	407

序

秦 牧

这本集子，是我从自己四十多年来所写的几百篇杂文中，选编出来的。不管我的水平如何，也不管我会活多久，都可以视为我毕生所写杂文的代表作。

我是从写作杂文开始跨进文学领域的，因而刊行这么一本书，和出版一般的散文集子不一样，颇有总结过去，瞻望未来的意义，着实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

杂文是文学家族中，和理论、学术靠得最近的一员。假如说，“文学家族的成员”每个都住一间屋子的话，和理论、学术毗邻居住的就是杂文。有些杂文，简直可以作为文学性的理论、学术小品来看待。它的生命力不会同于菌蕈蟋蟀，仿佛生机蓬勃，一转眼就归于消亡。认真读书的人，大概是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历史的影子，听到人民的呼声的吧，大概也可以从这本书中，摄取一些什么营养，接受一些什么教训吧。

“文笔贾祸”的事情，不但旧时代有，新时代也有。因为新时代是从旧时代变革而来的，它残存着旧时代的遗风余习。天地之间，“一刀切”的事情极少极少。事物往往彼中有此，此中有彼。

彼彼此此，犬牙交错。问题是哪一方面占支配地位，就决定了一个时代或一件事情的属性罢了。文章可以贾祸，杂文尤其容易闹出乱子。为什么？因为“杂文”的性格有点像三国的许褚和弥衡，或赤膊上阵，或击鼓骂曹，这都是最惹一些人的憎恨的。得罪了基本上还比较正派的人犹自可，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卑劣小人，他们就会咬牙切齿，给你小鞋子穿，或者“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”，索性向你“踏上一只脚，要你万世不得翻身”，甚至亮出刀子，取你性命。我想起同时代许多杂文作者，差不多有一半已经去世，有些还死得相当悲惨；存活着的，有好些也是饱经沧桑，历尽劫难，就不禁有一种慨然之感。杂文家的生活历程，大抵是坎坷的，情形如此，而写杂文的人仍然前仆后继，生生不息，原因无他，“石在，火是不灭的”这个道理在起作用而已。从这一点看，每一个时代，是总会有一些可读的杂文的。

以上说的，只是泛论而已，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杂文写得怎样到家。我从写作杂文开始，跨进文学领域，完全是因为抗战时期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，越来越严重地暴露出来，内忧外患，使人心焦如焚，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现在的读者看来，写作这样的文章，仿佛稀松平常，实际上，当时从事这类创作，却是常常得冒点风险，以至可能坠入苦难和死亡的深渊的。我不敢说这些文章写得很好，但是，我们曾经为写这些文章而艰苦奋斗过，曾经因此而冒险犯难，在这儿提上一笔，我却认为是合情合理的。

对于杂文这种文学体裁，我一向认为内涵应该丰富些才好。大凡一样东西，发展起来，它就会出现五花八门的形式。景德镇的瓷器是多种多样的，宜兴茶壶是多种多样的。海滨城市的酒家会烹调“全鱼席”，云南山区的菜馆会烧出“全菇席”，就是一个例证。杂文，可以有议论性杂文，也可以有记事性杂文，“故事新编”式的杂文，还可以有寓言形式的杂文。可以三言两语，也可

以洋洋数千言(我这个说法可能和时下某些人的观念互相抵触,他们认为杂文只应该是千字短文,并且限于是议论性短文。这没关系,各抒己见,各行其是好了)。鲁迅的多姿多采的杂文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启发,我也是本着这样的观点来写作杂文的。

唯其如此,我写的杂文是杂而又杂,包括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林林总总的内容。本书收集的近百篇杂文,我把它分成六辑。前面四辑的作品都是解放后写的。它们有讴歌英雄、赞美新风的;也有鞭斥丑类、抨击陋习的;有的是国外纪闻,有的是博物小品;还有些是艺林谈趣、事理索微;有些是漫谈杂记、生活偶感。更有一些是历史小品、故事新编(这是更多地以形象来表现的颇像小说的杂文)。我认为,杂文如果内容不杂,不能给人以多姿多采,火星迸射似的感受,就没啥味道了。这四辑文章,不以写作日期的先后为序,而是大体按照性质排列。因为如果以日期为序,同类性质的作品就不能编在一起,看起来反而有些零乱了。好在每篇作品的后面大抵注上执笔年月,读者们顺便瞧瞧,就会明白它们创作的时间和背景。

这些杂文的写作时间,出现了许多“断层”。这是因为:长期以来,特别是我在六十岁以前,专事写作的时间很少,大抵是在岗位工作之暇,偶然写上一点,忙碌时就随时搁笔,或者忙于写作其它体裁的作品,杂文也就少写或不写了。至于从1966年到1976年,十年之间,我完全没有写过什么文学作品,断层特别大,那原因是国人皆知,犯不着解释的了。

我把解放前的作品,编在五、六两辑,这倒不是“悔其少作”,不想把年青时代(那时我只有二十几岁)的作品端出来让人品评。

每个人都有穿开裆裤的生活年代,都有比较轻浮但是也可以说比较更有锐气的青春年代,犯不着去掩盖它。所以这样编法,一

是因为解放前的作品，我现在能够搜集到的很少很少，和解放后所写的，可以说不成比例（那时候总是随写随丢，并没有剪贴下来，出版集子的打算）。二是解放前有些文章，谈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是骇人听闻的（十年动乱期间听起来也许比较好理解一些），例如谈吃人肉一类的文章，和解放后的作品编在一起，不是太不调和吗？那时候写的历史小品和故事新编，大抵是运用曲笔，有所讽喻，对于那段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了解不多的年轻人，看了也会感到莫明其妙。把它们编在一起，在体例上比较妥善些。这两辑中唯一写于解放后的文章是历史小品《深夜，在绞刑架下》，为了让它和同类体裁的作品排在一起，就硬着头皮采取这样的编排方式了。

在序言中，我得向读者交代的就是这么一些事情。

作 者

1985年7月于广州

编者按：这是秦牧十一年前为他一本自编的杂文集写的序，也适合于本书，故转刊于此。

1996年8月

脊 梁 颂

日本学者增田涉写的《鲁迅的印象》一书，里面有好些珍贵材料，是我们在其它地方没有看到的。例如其中有一则这样说：

“歌人柳原白莲君从日本到上海时，因为想会见中国的文学家，由内山完造先生的照应，邀请了鲁迅和郁达夫，在一个饭馆里见面，我也陪了席。那时，鲁迅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。白莲君便说，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？他回答说，不，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，还是生在中国好。那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湿润着……”在紧接着的一段，增田涉谈了自己的观感：“他由衷地爱着中国和中国人。所以任何时候都思念着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将来。”

自然，这里的“中国人”，它的意义应该是“中国人民”。

在各种回忆鲁迅的文字中，我们是极少看到关于鲁迅流泪的记载的。然而在这一段回忆录里，却谈到鲁迅提及“还是生在中国好”时，眼睛里泪花闪烁的情景。这段叙述很简单，但是，我觉得它感人甚深。

鲁迅自从留日回国以后，就不再出国远行了。在夜气如磐，荆天棘地的日子里，他受压迫，受凌辱，受通缉，身罹重病，工作纷繁，有人劝他出国疗养，他谢绝了。三十年代，李立三曾经劝鲁迅署真名写一篇痛骂蒋介石的文章，然后高飘远引，坐苏联轮

船到莫斯科长期避居。鲁迅认为这种徒逞痛快于一时，接着却长期去国，脱离斗争生活的做法不好，也拒绝了。联系前前后后的事情看，对旧中国，鲁迅是恨透了。然而他眷恋祖国，对祖国的未来，寄托着强烈的希望，决不愿为了个人的舒适生活，远走高飞，到国外去经营什么安乐窝，而置祖国和人民于不顾。想一想他的噙着泪水的眼睛吧，那里面有多少激越的感情和震撼人心的言语！

最近我常常想起增田涉的这一段记叙，倒不是由于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日渐临近的缘故，而是：在建党六十周年纪念的日子里，我想起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鞠躬尽瘁，百折不挠地为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，在经历重重打击的时候，永不后退，更没有想到躲避出国，去逍遥海外。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眷恋之情，和晚年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，风格上恰好交相辉映。

像朱德、彭德怀、贺龙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他们是在革命处在非常困难的日子中，敝屣高官厚禄，抛开安逸生涯，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。他们从此长期进行九死一生的斗争，终其一生，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，受到怎样的打击折磨，都从不徘徊却顾，总是那样的一往无前。

投身到革命队伍的人们，有的一时受人构陷，横遭嫌疑，以致被组织开除，他们却在军情紧急之际，紧紧跟着队伍，不愿离去，苦苦要求参加战斗，接受考验。有不少人就终于在考验中重新回到队伍中来了。好些革命老根据地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这些跟着队伍苦苦恳求的人，希望获得的并不是富贵尊荣，不是舒适闲逸，而是一个艰苦战斗以至于慷慨献身的岗位罢了。

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在十年动乱中受尽了骇人听闻的折磨，有的被一群人面东西打断了肋骨，有的长年累月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牢房。一旦平反了，一般人以为他们从此将气息恢